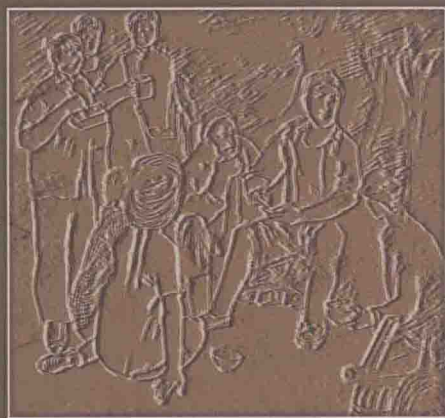


正安文艺作品丛书



短篇
小说
选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中国文联出版社

短篇小说选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正安文艺作品丛书

李易超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主 办：贵州省正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正安文艺作品丛书》之《短篇小说选》编辑委员会

顾 问：韦圣福 宋 霖 李广勤 曾润素

编委主任：吴桂兰

副 主 任：罗遵义 李易超

编 委：李易超 王 龙 熊志勇 李云翔 杨 欧 陈智武
王 晓 龙 雷 霖 吕 强 秦 丰 肖 潇 陈立航
文晓莉

主 编：李易超

副 主 编：王 龙

责任编辑：雷 霖

序·守望寂寞的精彩

承上一部《正安文艺作品丛书·中篇小说卷》之后，正安县文联再次隆重推出其姊妹集之《正安文艺作品丛书·短篇小说选》。这部选集洋洋四十万言，荟萃了正安本土自解放以来到当下活跃在黔北文坛的四十多位作家的短篇力作。其巨大的容量涵盖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跨度，融汇了老中青几代作家的庞大阵容，这就注定了这部书所具有的厚重和精彩纷呈。

这些作家及其作品，都是生长在正安这块土地上的，也属于正安的土特产。土特产是可以作礼品馈赠的，这部书正是为了回报那些在过去几十年的时光中默默地支持和关爱正安文学事业的人们，以及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修养一份恬淡怡然之情来赏读文学作品的痴心读者。

正安是一片神奇诱人的土地，它充满了文学艺术的幻想，活跃着作家、艺术家的精灵。正安是东汉名儒尹珍先生故里，名儒千载道，故里翰墨香。尹珍年少时期就胸藏大志，取道中原，虚心求学，成为大名鼎鼎的汉代大学问家许慎和应奉的高徒。尹珍学成归来，“开南域文化教育之先河”，足迹遍及以正安为中心的贵州、四川地区。至今川黔所属有“尹子祠”多处，供奉着这位西南地区伟大的文化先驱。正安毋敛（今新州镇）保留完好的“务本堂”遗迹，常常引来许多后世读书人，怀着一腔虔诚朝圣之情，凭吊尹先贤的灵魂，这是一种何其经久不息的文化雄魂？

也许，正是千百年来尹珍文化的濡染熏陶，才使正安的土地里遍地都埋藏了文化的种子，这些种子顽强地生长拔节，把希望之树努力伸向阳光和未来，摇曳着灿烂的花朵，这是怎样迷人的一路风景呢？遍地文学之花因为有了正安这片土壤的营养，因为有了无数爱心使者的呵护，才如此迷

人,如此令人流连忘返。

2008年11月,正安被文化部命名为“小说之乡”,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作家井绪东把正安誉为“贵州文学的重镇”,《山花》主编何锐、《青春》主编孙尔台两位资深编辑对正安文学现象都特别重视,他们认为时下在被物欲低俗消解的文化环境中,在偏僻贫困的正安还保存着一块文学净土,实在难能可贵。一个小县,老老少少活跃着几十号人的作家队伍,这是新时期值得研究的“正安文学现象”。事实确实也如此,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文学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然而,正安的作家们却拿起手中的笔,捍卫着文学的尊严,担负起作家的责任。不断提笔书写心中的块垒,讴歌时代的精灵,扞伐阴暗中的丑恶,成为引导人心向善、向和的一盏灯火。

正安的作家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守卫着精神的故土,文学的家园,种花种草,培植着一片绿地。他们挖掘着现实的素材,他们文章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的,每一桩事都是真实的,是他们让生活走进了文学,让文学深入了心灵。在文学的潮起潮落背后,那份执著和厚道,那份守望寂寞的全部精彩,就在这本厚厚的书中。

编者

2008.11

目 录

序·守望寂寞的精彩	编 者 (1)
高青天	赵进争 (1)
公路从门前过	石 定 (6)
血泪仇	文志强 (16)
杀跑羊	赵剑平 (21)
逃走的萝卜	王 华 (33)
野店	王美泉 (44)
隐情	陈义忠 (50)
囚女泪	李朝虎 (60)
矮子	陈智武 (69)
榴花似火	刘礼贵 (79)
那蓝那绿	王小龙 (87)
秋凉	罗遵义 (103)
水晶葡萄	杨 欧 (118)
鸟叫	王 龙 (132)
人面桃花	许雨松 (148)
暖冬	张仁琼 (164)
红苕滕	罗 文 (175)
红木挑子	陈 聘 (183)
黑的煤	雷 波 (195)
狗风水	冯其沛 (206)

会唱歌的月亮	赵明会(216)
遥远的水村	简祖奎(225)
岩雾中的小街	陈南水(238)
心猿	李易超(244)
寻父	宋小松(253)
轨迹	刘祖建(261)
母亲	罗盛光(268)
背煤的小孩	马家华(277)
没有锁的门	雷 霖(285)
喜酒	帅 巾(295)
当归引	谢启明(300)
白山羊	秦 岭(307)
激情午餐	王力东(328)
朝天角	雷贤圣(333)
三妹	秦 丰(337)
坟上的那一头猪	骆礼俊(343)
伤痕	刘兴旺(355)
倾城之恋	王少龙(359)
种子	王兴宇(367)
在城市上空飘飞	王 学(373)
沧海蝴蝶	杨 韬(379)
任新的故事	张亚林(390)
梦断情缘	冉火子(393)
沙龙一号行动	袁 航(403)
鹊桥	郑周雄(414)
花落花开又一春	冯 垚(420)
等	谢启义(426)

高青天

赵进争

县人大常委会的高主任走进办公室没多久,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就跨进门来在他面前跪下,泪流满面地说:“高主任!望您高抬贵手,饶了我那个不悦率的孩子!”

高主任感到惊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霍地站起来,用双手扶起她,才看清楚下跪的是县体委武大炮的妈妈,他赶忙说:“大嫂,什么事你起来坐下好好谈,怎么这样呢!”

武大嫂哭着说:“前个星期天,我家老三从县委门前过,你的孙子骂了他,被老三打了,老三被公安局关起来了。”

高主任摸不着头脑说:“大嫂,我刚从省里开会回来还不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了解一下再说吧!”

武大嫂这些天来心烦意乱,听街上的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说:“可能武大炮要被判三、五年徒刑。”她急死了,两次到高家去求情,都遭到白眼,眼巴巴盼高主任回来,见高主任刚才的态度不明朗,她又跪下去求情:“高主任呀,一定请您高抬贵手!”

高主任又扶她起来:“大嫂,何必这样呢,难道你还不相信我高标吗!”武大嫂听了高主任这样的话,就不再说什么了。她一面向外走,一面说:“真是前世作了孽,真是前世作了孽,生出了个祸害!”

武大嫂刚一跨出门,又闯进来一个矮敦敦的偏头偏脑的人,又在高标面前跪下来,以求饶的口吻说:“高主任,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弟弟吧,他给伍元钱与你的孙子,犯了法,被公安局关起来了!”来人是街上开羊肉粉馆的刘偏颈。

高主任更惊讶了,怎么才八九天未在家,就发生了一这一连串的事呢!他把刘偏颈扶起来说:“老刘,我刚从省里回来,一下车就来办公室,家都未归,什么也不知道,等我了解后,再实事求是的处理。”

刘偏颈十分伤感地说：“你的太太、儿子、媳妇、孙子，我们这些当老百姓的确实惹不起，因为您当法院院长时，判案是青天，这件事盼望你回来公正处理了。”

高主任点了点头。

为什么为小孩之事就抓了两个人呢？高主任有些着急，立即向公安局走去，他找到了调查组的负责人，治安股的李股长，详细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前个星期天的下午，刘偏颈从县委门前经过，高主任九岁的孙子高小毛，在县委门前马路边与几个孩子玩，见刘偏颈过来，高小毛就拍着手跟在后面喊起来：“刘偏颈，乌龟头，嗨嗨嗨乌龟头！……”这一群孩子眼在刘偏颈的后面，一面拍着手喊，一面走，一直喊到街的尽头。街两旁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出来看稀奇，哈哈大笑。

刘偏颈的弟弟刘矮子见这样侮辱他哥哥的现象不只一次了，去与高小毛的娘、老子讲过几次，总是说“大人不记细娃过。”他今天气愤急了，把袖子一撸，决定去教训高小毛但是被刘偏颈制止了，说：“算了，我们老百姓惹不起，怕得起，让这个嫩崽崽犯在别人手上吧！”

刘矮子是个机灵人。他哥哥那句“让他犯在别人手上”的话提醒了他，他的思想活动起来，他想找个最厉害的人来治治这个调皮孩子，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后，武大炮的粗暴形象跳到他的眼前，这个人是不怕事的而且每天都要从县委门前过。当他把策略想好后，在街上买了两斤上等水果糖就向县委门前走去。这时这群孩子正在这里玩得起劲，他走上前去和颜悦色地说：“高小毛，过来，刘偏颈叫我来请你吃糖。”这群孩子围拢来，他一人给了一把糖后，微笑着说：“刚才你们喊刘偏颈，乌龟头喊得多么起劲啊，所以刘偏颈叫我来奖赏你们。”他又从身上摸了一张五元钞票给高小毛说“这全是高小毛带头带得好，应该重赏。”他见高小毛接过钱欢天喜地的样子，就趁机说：“等一下体委那个打球的大高个子从这里过，你就喊：‘武大炮，杂种儿，嗨嗨，杂种儿！’他还比刘偏颈奖得更多哩！”

不久，武大炮果然穿着球衣大步流星地来了。高小毛把吃得甜蜜蜜的嘴用手背擦了两擦。就带头喊起来：“武大炮，杂种儿，嗨嗨，杂种儿。”其他孩子想吃糖的心切，一面拍手一面跳，也跟着大声喊。

武大炮是个烈性子，那里受得了这种侮辱啊，他早就听说高小毛这个孩子被他娘、老子惯得不成样子，整天调皮捣蛋，吵得周围不得安宁，他决

定今天要教训教训他，他用目光在周围扫了一圈。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条断棕绳，他拣起来折成双股，走过去瞪着两眼问：“喊的什么？再喊与我听听！”

在高小毛的带领下又一齐喊了起来：“武大炮，杂种儿，嗨嗨，杂种儿……”

这时两股棕绳雨点般地落在高小毛身上。这是夏末秋初，高小毛只穿短袖短脚，武大炮手脚重，在那嫩肉皮上，下一条血印，打得高小毛在地上滚转转。县委的门卫李老头上来劝阻说：“这是高主任的孙子，不要打了。”武大炮说：“老子晓得他是高主任的孙子，别人怕他家的势大我不怕！”高小毛也确实被他家里人惯得有股横蛮劲，爬起来一边哭一边骂个不停。武大炮想，老子今天制服不了你不姓武。他又走过去厉声问：“还骂不骂……”高小毛又骂道：“龟儿子、龟儿子、龟儿子……”武大炮一个箭步上去揪住高小毛的头发，巴掌在脸上左右开弓，打得高小毛鼻子、口里冒血。在过路人的愤怒制止下，武大炮才知道自己的行为过火了，但他还不示弱一面走，一面反过来说：“别人怕你爷爷的官大，我不怕！”谁人不疼自己的孩子啊，高小毛的奶奶、爸爸、妈妈赶到现场，见此情景，肺都几乎气炸了，立即把孩子送进了医院。经过检查，身上多处伤痕，而且左耳听觉有些失灵。

当天晚上高主任的夫人、儿子找到了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在家的领导，要求严肃处理这件事。高小毛的爸爸高成又是公安干部，他当着公安局长的面，把五四手枪往桌子上“哐”的一摆说：“如果领导不处理，我去处理！”

经过研究，公安局成立调查组，在基本事实弄清后，考虑到高小毛的伤势较重，武大炮与刘矮子也确实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也怕高成有过火行为和高主任回来有意见。鉴于此，公安局把武大炮和刘矮子拘留了起来。

高主任听完汇报后，脸上神情严肃，一口一口猛吸烟，沉默着，望着白粉墙思考，因为他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有很高的威信，大家见他这样，也默不作声。过了好一阵后，他在桌上取了一张纸，用自来水笔粗粗地写了几行字，此后交与李组长，就大步大步地往外走。

李组长看完这几行字后，惊讶地抬起头来，望着高主任远去的身形。

高主任走进医院小儿科病室，将网兜内的苹果、蛋糕放在床头柜上后，目光落在小毛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血瘀布满了小圆脸的两颊，然

后他又揭开被单,掀开衣服,见全身遍是一条一条的血痕,他气愤地在心里说:“这个武大炮也太狠心了!”慈爱的心驱使着泪光在眼眶内闪了几闪,但他终于强忍住了,未让泪水流出来。他又将手表放在小毛的右耳边问:“听得见吗?”小毛点了点头。他又将手表移到左耳边:“听得见吗?”小毛摇了摇头。这时小毛的奶奶、妈妈伤心地痛哭起来。接着小毛也“哇”地一声哭了,三人哭成一团。

高主任的老伴以为他不了解情况一面哭一面就滔滔地介绍。

高主任把老伴看了一眼,严肃地说:“为什么要当着孩子的面说!”

停了一下,高主任轻轻拍着小毛的头说:“小毛呀,今后对叔叔阿姨要尊敬,不要骂人,要当个乖娃娃!”

小毛含着泪水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高主任把老伴、儿子、媳妇召集在家里,召开家庭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怎样了结这件事。

儿子首先发言:“我翻了一下《刑法》,武大炮触犯了一百三十三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停了一下又说“刘矮子呢,触犯了《刑法》第十六条,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应当从重处罚。”

儿媳恶狠狠地说:“这个武大炮的心太毒了,我恨下得剥他的皮,吃他的肉,喝他们的血才解恨了。”

高主任又看着老伴问:“你的意见呢?”

老伴带着伤感的音调说:“打狗都要看主面,我们哪点把他武大炮家得罪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老汉与一伙人抄我们的家都未计较,他还反过来这一手。现在有的人还说风凉话,说什么没有想到黑松林里跳出来个李逵,教训了那个小小的‘高衙内’。”她用严峻的目光扫了一眼老伴后说:“这件事如不很好处理,你那张老脸不知放到哪里去!”

高主任听了他们的意见,又猛烈地吸起烟来,那烟在口内停了很久,才从鼻孔里漫出来,袅袅上升,家里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气,这是他严肃地思考问题,然后作出断决的前奏,沉默了几分钟后,他终于发言:“我又不是茅草人,只有这棵独苗苗,难道不心疼吗?”他用严肃的目光看着儿子说:“武大炮的手确实太毒,你要求法律惩办他,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武大炮判了刑,难道小毛的伤就好了吗?况且这件事,又是小毛引起来的。至于刘矮子,是有刁唆行为,但是人家是出于无可奈何,你们想一想,刘偏颈已

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这些毛孩子在大街上这么侮辱人家，不寒心吗？”

儿媳听了公公的口气，有些急了，就插话说：“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都不懂事吗？俗话说，大人不记细娃过，这两个人太可恶了！”

高主任等儿媳说完后，意味深长地说：“玉芳呀！这件事你不是没有责任，刘偏颈几次与你反映孩子的淘气行为，你不仅不很好开导，教育孩子尊敬老人，你总是拿‘大人不记细娃过’这句话来应付。作母亲的，爱孩子应该爱得正，要培养孩子高尚的情操。养不教，母之过！”停了停他又接着说：“考虑问题要全面周到点，要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多多考虑，如果真把这两个人判了刑，群众会有什么议论呀！你们考虑过没有？对待下级，对待人民应该尽量宽一点，不要斤斤计较。今天上午，我已与公安局写了个意见，要他们将武大炮、刘矮子立即无罪释放。……”

他的老伴霍地站起来，指着高主任的鼻子吼道：“你怕丢你的乌纱帽……”这句话还未说完门前就响起了霹雳啪啦的鞭炮声，几乎把门都震破了。高主任刚一打开门，刘矮子、武大炮两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拥进屋来。刘矮子、武大炮将嵌着“高青天”，三个大红字的大玻璃框，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靠墙立着，然后两个人规规矩矩地站着，向全家人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后说：“实在对不起，请您们原谅！”

高主任说：“你们不能这样！”

武大嫂含着激动的泪花，拉着高主任的手说：“高主任呀，您真是人民的青天大老爷呀！”

公路从门前过

石 定

由县城开往后溪和麻旺场的两班客车，每天往返都要在两路口停一停。那里是一个站，在青木山崖脚的坝子边上。路旁有一株青青垂杨柳，柳荫下有一口水井，一林翠竹，依依掩映着一户人家。这人家青瓦木屋，篱墙小院，院坎下有小丘芋田，九、十月间，黄花照眼，芋叶碧如莲叶。从横边上几步石级走进院坝，则可见屋檐下用小桌摆着个簸摊子，有炒得很香的盐水渍过的葵花籽卖，五分钱一碟，慢慢嗑出味道来，尽够人排遣等车的寂寞，还有橙子、柑子这类的水果，卖得也比城里便宜。这人家有一个精神很好的黑胡子老汉，长年穿一件蓝布衫，看人的时候，眼神是安详的，总带着静静的笑意。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是他的儿子儿媳，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孙女。通常是年轻夫妇在承包的田地上做活路，老汉留在家，带着小孙女。做些家屋里的事情。有时还可看见他站在院坎上，拨开竹叶子，很客气地招呼过路的人：“进来歇一会吧，客车就要来了。喝碗茶……”

这正是个歇脚等车的地方。

这人家姓王，是十年前从后面坡上的寨子里搬下来的。那寨子坎上坎下十几家人，既然有田有土，有山林堰塘，有大自然一样公平地赐予的阳光雨水，秋月春花，还有人们在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的种种关系，就成了一个小小的生产队。老汉原与赵福生家是邻居，互相间你来我往，关系也还不错。但在福生当了会计之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不消说，当生产队会计是有搞头的，你不可以小看他手里那点权力，更不能得罪他。虽然他仍旧很随便地同你开玩笑，同你叹息日子的艰难，但尤其这样，你就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就像不知道他究竟黑吃了多少工分钱粮一样，叫人一直要提防着。他有时也照顾你，比如在地头分毛包谷的时候，他提着那杆大秤走过来，拿胳膊碰你一下，递一个眼色，那么你就用不着再去看秤。当然，你要装得什么也不知道，也不要去想谁家分得的可

能就会少一点。但这是要让你心里不踏实的……后来,就到了福生说他弟兄多,住的地方太窄,想在王家屋档头修一栋房子的时候。尽管是协商的口气,但老汉把那几年的事情反复想过,认定这样下去是要受气的,不如让开去图个清静,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那时两路口还是毛坯路,不通客车,连货车也难得下麻旺场去一趟,只有调猪拉粮的那几天车子多一些。而下雨天,车轮陷在泥坑里,半天爬不起来。看看四面山野,一两里之外才有人烟,驾驶员都骂这地方“鬼都打得死人”。春夏发了山水,把坡坎上的黄泥巴冲下来,堆得路面又窄又烂,有时终日不见一个人过路。秋冬时节,冷雨寒烟,遮山断崖,枯草在路边瑟缩,景象就越发凄清了。但王老汉原不是来图热闹的,看准这地方还宽敞,隔煤洞也比寨子近,又少爬一大重坡;水呢,早先路旁就有一个龙洞,有水流出来,正是居家的所在。老汉请人看了期辰,福生拿出一百斤包谷五十块钱,作为补贴他搬迁的费用,然后帮着他拆房子,抬到两路口立起来。福生说:“伯伯,这地方在大路边,日后必定会有些发达,说不准哪一天我也要搬下来,给你老人家凑个热闹。”老汉笑一笑,说:“只要你不嫌弃,来就是了。”心中却想,“你来?你来我又搬回去!”

这之后,虽然还是有为工分口粮甚至盐巴钱烦恼的事,但不烦恼也罢,日子确乎是过得平淡的了。或许平淡也就好,如那路边龙洞流出来的水,傍了野草闲花,汨汨地顺着长了青苔的石隙流,自有一种恬淡的韵味。老汉除了很忠实地给生产队望水,每天挣半个劳动日,闲时便砌水井,在水井边倒插杨柳,在房前屋后栽竹,栽桃李梨杏和橙子树,几年下来,便居然也有了一个样子。寨子里的乡亲们下坡来做活路,都要进屋坐坐,说这地方好,说这地方清静,说清静也就是好,眼不见心不烦。老汉呢,就把叶子烟一匹一匹分给吃烟的人,眼睛含着静静的笑意……有时福生也来坐上一阵,老汉也给他倒茶,也和他说话,却决不提起过去的事情……

日子就这么过去,也如那水井的水,有流进来的,有流出去的,打一桶起来,也不见减多少;又如对面青木崖上的云气,飘飘渺渺,有聚有消,似乎留恋着什么。而青木崖,就仿佛永远是那么安静,守着这一片窄窄的坝子,和坝子边上的这一条公路,这一户人家,就多了一份期待……

不错,尽管要来的还没有来,但门前的公路,从县城来的那头,以及去麻旺场和后溪的那边,却不知不觉变得有些样子,来往的车辆行人,也比过去多了一些。有时竟有货车突然在门前停下,驾驶员提着白铁桶到水井

打水,或者过路的人进屋去讨火吸烟,这样的時候,老汉就很高兴,上前去与开车的师傅搭上话,用放在井沿的木瓢帮他往白铁桶里舀水,问一些城里的事情,然后看着汽车开走,眼光就随那车子去得远远的……那讨火的,若是大热天顶着太阳走出一身汗水,进屋去便会得到一把棕叶扇子,一碗从瓦罐里倒出来的凉茶;歇好气上路,老汉还要送到门外,说:“大哥,回来进屋坐啊……”

正是光阴荏苒,世事变迁,不觉又过了两年。这期间王家姑娘出嫁到麻旺,老婆婆“驾返瑶池”,老汉正有些灰心,认为人生不过如此罢了。却不料农村一下子搞起生产责任制,把田土包下户来做,时当春耕,四处桃红柳绿,山歌遥遥,仿佛天地也比过去宽敞晴和。老汉于是又振作精神,要尽力来过属于自己的这份日子。待到儿子国平娶了媳妇,隔年生下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添人进口,希望又多了一样寄托,他就更心宽了。趁还做得,平时喂猪做饭,放牛打草,照看娃娃,尽一个老人的责任,不让儿子、媳妇觉得是个负担。农忙便帮着栽秧割谷。春和景明,秧田水暖,他穿着短衣褂,把捆秧子的谷草别在腰带上,赶早扯一挑秧子,担到田里。兴头来时,就杀几路笔杆儿直的“杆子秧”,让来帮忙的人一迭声喝彩……而从门前过路,去赶后溪和麻旺场的,或者进城的男女老少,是明显地多起来了。那相熟的,辈份矮的年轻人,人在路上,声音就进了院坝:“王伯伯,走去赶场啊!”老汉若在屋旁做事,就拨开竹叶子看看,见是后生,便说:“我不走,我要你背!——进来喝碗茶吧。”那一个就答:“我不喝,我也不背,我开车来接你——开‘十一’号!”于是都笑起来。是姑娘呢,老汉就说:“我不去,国平他两个已经去了。喂,恐怕下半年有雨,怎么不带个斗笠?”然后就把斗笠拿出来,从坎上递下去……

……

这样就到了那一天,一辆挂着绿色窗帘的小客车在王家门前停下,下来的是县交通局和车站联合来踩路的人,看了地势,便在岔路口立了路标,说这地方正该作为一个站。而后就来了一批养路工,抓紧修整路道,在容易塌方的地段砌起保坎。再后一点,后溪和麻旺场就通客车了。每天早上九点左右和下午三点至四点,这两班客车几乎同时从王家门前过路,附近几里的人,要进城的,赶场的,便提前在这里来等车。

这是一件很叫人高兴的事,好像早就应该是这样的:去的去了,要来的终于会来。老汉觉得似乎早就做过这样的梦,好悠长的梦哟……睁开眼

睛,明明白白地,生活又多了一样新鲜的内容。

他想他正可以在这里为大家做些什么。

他比过去起得更早,天刚亮就开堂屋门,怕赶早来等车的人感到冷落。他把院坝扫得很干净,在阶沿摆好几条凳子。屋里的灶上,则经常备有茶水。若是炎炎夏日,便烧一大缸茶摆在院坝,用竹筛子盖住,上面放两把小木瓢,让过路人随意解渴。而后,他还在门口摆起卖葵花子籽和水果的小摊,不在乎赚钱,而是这样好像就多了一桩事情,就热闹些,让等车的人有点吃的混混嘴巴,不觉得枯燥。估计那来得早的人饿了,他就招呼他们吃饭,或者拿出面条,让他们自己去灶上煮了吃,如同自家人一样。他希望人们喜欢这个地方,喜欢到这里等车。有时客车塌班,事先没有消息,等车的等急了,难免说些抱怨的话,他就安慰他们,说:“要来的,要来的,再吃杆烟就来了。”可是终于没有来,他便在路边拦货车。货车带不下人,等车的只好快快上路。他送出门来,也快地,好像这是自己的错,好像很对不起人似的……于是,就有早起赶车的人,上路时很放心地说:“不吃饭了,如果过了时候车还不来就在王家吃。”更有一些人,明明在前后哪个地方可以等车,却偏要多走几里,到王老汉家来坐坐,说是“那家人很仁义”。

是的,既然王老汉好客,大家也就格外敬重他。看见他晒谷,就帮他晒谷;看见他种菜,就帮他种菜……进城或赶麻旺场回来,有的还带些饼干糕点之类的吃食,背着他放在屋里。姑娘嫂子们另有一种殷勤,这个给小娃娃买双花袜子,那个送一条红纱巾;或者在小姑娘过生日的时候,几个人伙同买一套鲜艳的小衣裤,把那女孩儿打扮得如同鲜花一般。而驾驶员们,开客车的,开货车的,开拖拉机的,经常跑这条路,也和老汉混熟了。车到门前,刹一脚,探出头来问:“王伯伯,要不要进城?”或者问:“去不去麻旺场?”他们给老汉带煤,带茶叶,带石灰来砍三合土院坝,带来别处的许多新鲜见闻。有一次客车在门前抛锚,驾驶员修车修了两个多钟头,坐车的只好在王家吃饭,一下来就是几桌人,像摆酒席一样,忙得老汉和儿子媳妇团团转,把好吃的都拿出来。驾驶员说:“王伯伯,你何不就开个饭店?我们保证一天拉一车人来朝贺你。还可以设几个床位的栈房……”老汉笑道:“我做不来这种事。要老二(土匪)才坐桎口抢人!”……

老汉也还有闲情逸致。天气晴和,他便拿了锄头撮箕,到门前修路,理沟,一路地清理过去,不让那一段路上有坑坑洼洼,好像这原是他的责任,他应该这样做;好像这一个地方,这一段路程,是由他来负责的,他要让人

们平顺地从这里过去……有时，他抱着小孙女站在院坎上，或牵着牛在公路边放，就把山野风光，细细看上一番。看见春的到来，看见夏的到来，看见金色的秋和白雪皑皑的冬，他心想若能长久地住在这里，才实在叫好。而心境便如闲云野鹤，无挂无碍，突然间就孩子般天真地笑起来。小孙女扯着他的胡子问：“爷爷，爷爷，你笑什么？”

笑什么呢？——庄稼的收成是很不错的，日子正像希望的那样在过下去，每天有汽车过，有人来这里等车，而自己还可以做一些事情，这就很满足了！

但是渐渐地，老汉感到还差点什么。开始是每当从麻旺和后溪返回县城的班车打门前过去，上下的人都走了之后，薄暮来临了，公路上静静的，他心里便有一点惆怅，好像诧异一天中最好的时光，怎么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余下的整整一个夜晚，是很难打发的。儿子在家里坐不住，吃了晚饭便跑到坡上的寨子里去，要好夜深才回来。媳妇呢，收拾完家务，把孩子抱到自己屋里，逗一阵笑然后做针线，也把老汉丢在一边。即使一家人坐在一起，除了逗娃娃玩，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夏夜在门前乘凉，把艾蒿烧起来熏蚊虫，两爷子隔着烟子在院坝里坐着，天下农事之类的话都说完了，就用棕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打着蚊虫，看星星，看月亮，看着月亮从崖上慢慢爬起来，慢慢上了中天，觉得好像过了许多年……冬夜长长的，默默地坐在火炉边向火，就更沉闷。坐得久了，终于只好说：“睡了吧。”于是儿子封火，老汉把门开一条缝看夜色。夜色深深的，寂寂的，勾勒出山的黑影，田坝的黑影；冷风扫过院坝，摇得竹子叶嗦嗦响动；看不见门前的公路……这样就睡了，各人去做各人的梦，梦里才有一个白天，才又有许多生动美妙的情景……但这是要叫人更加不安的！

老汉明白，这当然不怪儿子，不能说他是有意冷淡自己的老人。看得出来，他心里也闷得慌。是的，活路是自家在安排，做那几亩土，实在要不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农闲，除了赶场，上街去散散心；除了跑到寨子里去，找几个人打牌吹牛，又有什么可玩的呢？城里的人，下了班有电影看，有戏看，有好玩的地方去玩，这里什么也没有！

老汉可怜起儿子来了，见他闷闷地，就说：“出去找个地方耍吧……”或者就安排好，叫儿子陪媳妇回娘家去玩几天，到寨子里去帮人家立房子，到麻旺场姐姐家送“月米”。如果附近有人请酒，有婚丧嫁娶之类的事，他也叫他们去走动。他们去了，若还带着小孙女在那里停朝歇夜，到夜里